

“研究军事、研究战争、研究打仗”专论

混合战争视野下的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

■张长生

在战争制胜问题上,人是决定因素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战争如何演变,这一条永远不会变。随着现代战争形态愈发向混合战争演进,战争的内涵正在由单纯军事领域对抗向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舆论等综合运用拓展,战争界限更趋模糊,作战样式更趋融合、指挥程序更趋复杂,对指挥员能力素质要求更高。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混合战争新特点新要求,尤其要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上加大力度,把握主动。

引言

混合战争攻心夺志特征明显,对指挥员政治品质提出更高要求

混合战争中非军事手段使用频繁,敌我双方通过持续展开认知攻击、信息攻击,力求从目标方内部分化其政治力量,迷惑对手心理。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必然是敌方“心理破袭”的重点。伊拉克战争期间,美军通过采取重金收买、短信恐吓等手段,策反、拉拢、分化了大批伊军指挥官;克里米亚危机期间,俄军招降了包括乌多名高级将领在内的中高级指挥官,对冲突进程产生较大影响。因此,尽管混合战争平战界限相对难以划分,但对指挥员的心理防护必须不断强化且贯穿始终。

的招法战术,夺占法理斗争主动权。

混合战争全域融合特征明显,对指挥员联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

混合战争概念的基点源于应对现代安全威胁的复杂性。战前战后都需要动用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手段综合应对;军事对抗阶段,战场空间由陆海空天电网等立体复合构成,联合融合程度更高、范围更广、层次更深。纵观21世纪以来的几场战争,敌对双方都不同程度综合运用了金融制裁、石油禁运、舆论攻防等各种手段。结合现代战争的混合特点,迫切需要提高指挥员运用多领域斗争对抗工具制胜战争的能力素质。

融入培训链路全训。要将各领域相关课程全面融入初中高培训链路,着力构建与指挥培训格局融合、目标统一、内容衔接的阶梯式培育体系。军事职业教育要对需要长期积累和固强补弱的内容进行周期性、拓展性培养,从而确保与各层级院校培养培训相一致,构建起优势互补、阶段对接、动态深化的知识和技能体系。

探索共育模式联训。要主动融入国家和军队教育体系,突出建好联合培育机制,抓紧抓实交流互鉴,对指挥员多领域应用能力开展模块化模块化代培代训,加速高端教育力量、最新教研成果整合。

用好实践平台强训。将统筹各类战略力量作为演训重要内容,指挥筹划突出锤炼指挥员跨域力量一体谋划能力,作战实施突出训练指挥员跨域行动准确调控能力,复盘研讨突出查找指挥

员跨域作战行动短板,促进演训成果与战场指挥无缝链接。

混合战争科技赋能特征明显,对指挥员科技素养提出更高要求

技术上的进步可以强制地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。混合战争之所以能够从理念走向实践,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大放异彩,根本动因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迅猛发展。从外军历次战争实践看,其创新性战法战术都离不开新技术的驱动。近年来,外军提出“快速决定性作战”等理论,开发“多域战”“马赛克战”等作战概念,其核心支撑就是基于垄断性质的科技优势。时代变了,技术条件变了,所有这些变化,都强制地要求指挥员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科技素养。

突出常学固基。着力提高各层级培训高科技知识及其现代战争应用课程比重及质效,建立定期送课机制,常态聘请顶尖新城新质专家、高端科研团队赴战区、院校送学授课。选送指挥员定期赴科研院所、高新企业参观见习,参与科技年会、学术论坛研讨观摩。将科技素养考核纳入指挥员选拔考评体系,将送学培训阶段考与职业教育常态考相结合,跟踪发现、超常使用指挥合一的优秀指挥员。

突出常研析理。组织指挥员深入研究混合战争科技赋能战例战法,积极探索科技发展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影响,不断增强对战争制胜机理的理解掌握。建立指挥员开展高科技军事应用课题机制,围绕最新科技成果融入混合战争体系深化课题研究,使指挥员能够紧跟科技发展步伐,抢占新军事革命制高点。

突出常用强能。搭建“指挥员+科学家”团队科研平台,围绕多域联合效能提升、战场冗余信息筛选等混合战争指挥突出矛盾开展联合攻关,探索运用新技术手段解决现实问题,不断强化指挥员对科技赋能的理解认知。有针对性地安排指挥员参与新科技、新装备联合开发,既促进项目聚焦实战,又促使

指挥员加深理解科技之变,全维提高指挥员科技应用水平。

混合战争“蝴蝶效应”特征明显,对指挥员控局能力提出更高要求

战争最确定的一点就是其充满不确定性。特别是混合战争在政治、经济、外交以及现代信息、网络技术支撑下,不同领域关联耦合度增强,一次不起眼的局部战役、战术行动,一次偶发的舆论、外交事件,往往都可能经过多领域多层次级放大后,成为影响战局的“黑天鹅”事件。混合战争瞬息万变的态势,内在要求指挥员须具备过硬的控局能力,能够随时掌控战争局面、研判战场情形、谋划指挥作战。

强化战局预判能力。着眼混合战场多域信息呈几何量级增长的现实,加强复杂系统信息筛选能力培育,抓实战场信息情报研判作业,不断锤炼指挥员捕捉主要矛盾、祛除冗余有害信息的能力,全面提高把握对手企图、预测战局发展的本领,为科学稳妥筹划指挥战争打下基础。

强化危局应对能力。认真梳理多域发酵引发的突发情况,预置应对方案,利用课堂辅导、联合研讨、课题训练、综合演练等方式,促使指挥员了解应对原理、熟悉应对程序、掌握应对方法、提高应对能力。健全完善善战善推演系统,突出对心理、士气等非规范因素的开发利用,组织指挥员利用战争“预实践”验证作战方案、完善体系机制。

强化主动塑局能力。紧盯混合战争“先入为主”的特点规律,突出培养指挥员从军事、舆论、心理、法理等多领域发现敌方弱点、主动出击塑造我态势的能力,在混合战场上能有效调动对手,力争能够以我之行动牵引敌方之行动。着眼顺畅指挥机制,厘清职责界限、理顺联合程序、统筹矛盾攻坚,使指挥员学会运筹各类资源、整合各种力量,实现快速塑局控局目的。

(作者单位: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)

观点争鸣

作战概念是设计未来战争、牵引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,能够为制定作战条令、发展规划等提供重要支撑。实践证明,前沿作战理论的重要性与风险性往往相生相伴。因此,作战概念越受重视,越要在开发阶段避免陷入误区,最大限度地消除可能在未来军事实践中引发的风险。

“自我中心”式误区。作战概念开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作战领域遇到的现实问题,关键是服务于联合作战全局。但概念的开发通常属于某一群体,往往更强调与本群体相关领域能力的发挥。如果这种思维渗入开发环路,得出的作战概念就难免以自我为中心,不但难以解决面临的问题挑战,反而可能削弱联合效能甚至影响联合作战全局。例如,由美海军首提的“空海一体战”概念,本意是要解决联合部队“离岸控制”等问题,但由于解决方案过分强调其他军种为海军服务,实际上成了“海军中心战”,使得其他军种能力难以有效发挥。后续出台的美空军“空天赛博一体”、陆军“多域战”,本质都是强调本军种“包打天下”。这些“自我中心”式的作战概念忽视了联合效能,激化了军种矛盾、消耗了人力物力,大多在验证推广过程即遭遇瓶颈。避免“自我中心”式误区,应该站在联合作战的全局实现“去自我中心化”。作战概念开发应从联合层面进行宏观统筹和整体考量,客观评估单一军种的能力边界、准确认清作战问题的现实需求,打破“自我中心”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惯性。

“刻舟求剑”式误区。作战概念并非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,必然受到传统军事理论的影响。需要警惕的是,传统军事理论积累的成功经验,可能会影响作战概念开发者科学把握战情、战性和战场环境的时代变化,不自觉地教条化沿用已有方案,最终导致“新”作战概念经不起实战检验。以美军“基于效果作战”概念为例,通常被认为是继富勒“瘫痪攻击”思想、约翰·沃登“五环目标论”之后最为重要的现代战略瘫痪理论。该作战概念于2001年正式提出,2003年运用于伊拉克战争。但却于2008年被时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詹姆斯·N·马蒂斯废止。经专家分析,“基于效果作战”被放弃的原因至少有两条:一是该理论低估了战争不确定性,无法满足日益突出的非正规作战的需要;另一点,则是很多专家质疑战略瘫痪理论的作用,甚至建议美军远离战略瘫痪理论。从中不难看出,“基于效果作战”概念被放弃的很大原因是,它已经不适合美军对战争形态的判断以及美军作战行动的需要了。恩格斯指出,“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,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。”军事理论唯有常新,军事实践才能常青,理论积淀越深厚,越要警惕“刻舟求剑”式误区。研究开发作战概念,应当洞察世界军事发展、把握科技之变、战争之变、对手之变,善于用时代的变量打破传统的束缚,用思想的解放摆脱教条的禁锢。

“纸上谈兵”式误区。现实中,一些作战问题往往难以基于现有条件解决,需要在开发作战概念过程中研究提出能力增量需求和落实推进举措。但部分作战概念开发单纯围绕解决设想的有效性进行研究,对实现能力增量需求的限制因素评估不充分,导致作战概念长时间处于“空中楼阁”状态,无法有效进入实战也就在所难免。美军1997年推出“网络中心战”概念,提出将战场联网颗粒度下降至单兵单装,实现高度分散部署条件下的作战效能全面聚合。但直到20多年后,全平台全员入网、海量信息融合、动态化供给保障等能力增量需求也未能完全实现。近年来美军提出的“分布式杀伤”“马赛克战”等作战概念,实际上是“低配版”的“网络中心战”,体现了联合部队网络化方案向现有支撑能力的妥协。开发作战概念,要处理好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关系,只有合理评估现实能力的发展前景,充分考虑支撑条件“能否具备”“何时具备”的问题,才能确保研究提出的作战概念不脱离实际、不超越现实发展阶段。

作战概念开发应力避误区

■苏佳琳 单琳锋

作战问题往往难以基于现有条件解决,需要在开发作战概念过程中研究提出能力增量需求和落实推进举措。但部分作战概念开发单纯围绕解决设想的有效性进行研究,对实现能力增量需求的限制因素评估不充分,导致作战概念长时间处于“空中楼阁”状态,无法有效进入实战也就在所难免。美军1997年推出“网络中心战”概念,提出将战场联网颗粒度下降至单兵单装,实现高度分散部署条件下的作战效能全面聚合。但直到20多年后,全平台全员入网、海量信息融合、动态化供给保障等能力增量需求也未能完全实现。近年来美军提出的“分布式杀伤”“马赛克战”等作战概念,实际上是“低配版”的“网络中心战”,体现了联合部队网络化方案向现有支撑能力的妥协。开发作战概念,要处理好前瞻性和现实性的关系,只有合理评估现实能力的发展前景,充分考虑支撑条件“能否具备”“何时具备”的问题,才能确保研究提出的作战概念不脱离实际、不超越现实发展阶段。

不要让对手看到你在“流汗”

■张 肇 尚鸿博

挑灯看剑

孙子曰:“昔之善战者,先为不可胜,以待敌之可胜”。想在军事对抗过程中占据主动,务必千方百计地隐藏和保护好己方真正的弱点,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施谋计用兵的重要方面。

1947年5月13日,我华东野战军向被国孟良崮的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发起进攻。74师是国民党军“五大主力”之首,凭借优势武器装备,试图占领有利地形进行坚守。华野第一轮攻势受挫,敌援兵逼近,若不能迅速歼灭74师,我军将腹背受敌。是继续进攻还是及早撤兵?华野指挥员有些拿不准。此时,为74师空投补给的敌机却在无意中帮了我们大忙。孟良崮为花岗岩质山,没有水源。固守山头的敌军极度缺水,不仅口渴难耐,很多水冷式机枪也因枪管过热,无法冷却,难以开火。敌人只能拼命求援,要求空投弹药粮食,尤其是淡水。而敌机在我火力威胁下难以保证空投精度,多数补给落到了华野阵地上。我军官兵发现,敌人空投的物资中,除了一些食物和弹药,还有很多淡水,这说明74师已濒临山穷水尽的绝境。华野上下倍受鼓舞,发扬英勇顽强、不怕牺牲、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,再次对敌发起猛攻,终于全歼74师。

孟良崮战役,华野之所以能在异常险恶的条件下坚持既定决心不动摇,与察觉到敌机空投补给时不经意的“露怯”不无关系。古往今来,战争是物质力量的角逐,更是精神力量的对抗。势均力敌的对手,生理与心理的抗争到达极限之时,任何一方一旦看透对手的艰难窘迫,往往勇气倍增、战斗力大涨,甚至可能一鼓作气夺取胜利。所以,一位外国将领曾诙谐地说:在战场上,千万不要让对手看到你在“流汗”。

实践证明,任何事物的长与短都是相对的,可变的。任何一个作战体系也都是强与弱的辩证统一。越是实力不足的薄弱环节,越要用隐真示假的谋略示敌以实、示敌以强。威慑对手也要找准其要害“对症下药”,有效震慑惑敌,方可保证安全。

现代战争的作战空间由传统的物理域、信息域拓展至认知域,且认知域正成为大国博弈、军事对抗的关键之域。克劳塞维茨说,物质的力量只是一个“木制的刀柄”,而精神的力量才是“闪亮的刀锋”。科技发展使得战争制胜机理和战争规则随之变化,但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嬗变,心理对抗的重要地位从未改变,不要让对手看到你“流汗”始终是一条需要谨记的重要原则。“形兵之极,至于无形。”在“攻心夺志”领域压倒对手,更容易实现主观指导上的“出奇”,力量运用上的“击虚”,态势营造上的“致人”,有助于我们更加牢固地掌控战场主动权。

管窥美军智能化转型特点

■刘 丹

外军纵横

近年来,美军新一轮军事革命正在推进。这一轮军事革命的开始,源于一份名为《日益成熟的新军事变革》的报告。该报告认为,2035年之前的10多年,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快速发展的飞跃时代,大数据、集群人工智能、工程技术制造、机器人应用等12个大趋势将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发展。重大技术的突破将最终导致战争形态的变化——向智能化战争演进。为此,美军在继承上一轮军事革命成果的基础上,从机制、技术、理论和方法等多个层面持续推进新军事革命。粗略看来,美军这一轮军事革命呈现出以下特点。

汇聚力量,多方集智攻关。美军认为,对未来战争的研究和准备需要专门的机构与人才。二战结束不久,美国就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,其基本定位和核心工作并不是以满足美国军方的现实需求为目标,而是探索国防科技新概念,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的形态、样式等,研究分析具有潜在军事价值、风险大的新技术和高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等等。

除了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,美国还建立了多种新的机制和渠道,进一步加大对未来战争研究的力度。具体包

括:一是国家层面,在美国国防部设立“战略能力办公室”,主要着眼未来战争,重点发展颠覆性作战能力;由国防部牵头组建“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”,成员包括10余名硅谷科技企业负责人,与国防部形成直接对接机制,推动高新技术与军事领域的融合。二是军种层面,美陆海空三军分别设有作战实验室,负责新的作战构想和作战概念的理论开发和实验验证。三是民间机构,在硅谷地区,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“国防科技创新试验小组”,充分利用商业和院校的力量与资源创新服务国防科技。此外,美国国防部、国防工业部门、大学、智库以及知名媒体等定期联合组织未来战争研讨会,广泛挖掘动员社会力量集智攻关。

技术牵引,试图改变规则。美军认为,颠覆性技术是“以快速打破对手间军力平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技术或技术群”,此类技术一旦应用,作战样式将发生巨变。为此,美军始终将预测、开发、研制及应用颠覆性技术作为推进新军事革命的重要物质基础,不惜成本、持续投入。

自2013年始,随着美国战略调整,其明显加大了推进颠覆性技术研究力度。2014年,美国第三次颁布“抵消战略”,确立了以“技术优势”赢得对手的战略指导思想。2015年3月,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布《国家安全突破性技术》报告,对关键的颠覆性

技术发展进行梳理,提出未来美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 and 主要领域。为了研究确定“下一代技术”发展重点,美军召集60多名包括未来学家、社会伦理学家、风险投资家等不同类型的专家开展了调研,并在兵棋推演和评估的基础上,提出对战争影响最具潜力的自主系统、定向能武器、网络能力、3D打印和人体机能改良等5种颠覆性技术。2018年初,特朗普政府发布的《国防战略》中再次指出“确保我们有能力打赢未来战争”的8种新兴技术:先进的计算机处理技术、大数据分析、人工智能、自主技术、机器人、定向能、高超声速和生物技术,代表了当前美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。

更新理论,主动设计战争。从2010年起,美军作战理论中的威胁判断发生历史性调整变化,逐步转向了以“应对‘反介入/区域拒止’威胁”为主。在这一主要威胁牵引下,美军开始着手准备与“地区军事强国”打一场“高端的未来战争”。经过10余年发展,当前美军已经形成在联合层面以“全球一体化作战”为统领、以“全域联合”“跨域协同”为指导,在军种层面以美陆军“多域战”、海军“全域融入”、空军“全域指挥与控制”等多种涉“域”作战概念为支撑,反映其新一代联合作战思想的理论体系。这一体系为当前美军作战概念创新、武器

装备开发与立项、部队体制编制调整、作战能力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体化的理论基础。

与此同时,着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美国连续发布《机器人技术路线图》《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》等文件,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应用。按照美军规划,到2035年前要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;至2050年前其智能化作战体系将发展到高级阶段,作战平台、信息系统、指挥控制将全面实现智能化甚至无人化,作战空间将进一步向生物空间、纳米空间及智能空间拓展,以实现“机器人战争”。

编后

战争史反复证明,一国军队一旦率先完成军事变革、迈入更高级别阶段,将必然引发战争形态发生根本质变,而仍然处于落后军事技术发展水平的国家军队,面对作战对手的以高打低,原有的军事能力将被大幅抵消,甚至有可能陷入“看不懂”“打不着”“抗不了”的作战困境。因此,加强对发达国家军队跟踪研究,洞悉未来战争形态演变特点,紧跟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,加速推进军队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水平,对于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至关重要。